



苑君, 来世我们再做朋友, 共宿一室!

## 怀念挚友苑君

■李广青

## 母亲 那干不完的活

■闵保华

小时候我总觉得  
母亲有永远干不完的活  
初春油菜刚露青  
母亲扛起锄头踏着冬雪余寒  
除草 松土 起苗  
母亲的动作轻巧娴熟  
好像每一棵幼苗都是一个孩子  
仅是呵护还不够  
而是要发自内心善待  
留下的长成“油树”  
带回的化作菜肴  
锁住我童年最美的记忆

夏风一吹  
黄亮亮的油菜赶忙撑起大伞  
麦浪赶着麦浪  
就像是催人的脚步  
闲不住的母亲披着星空  
提前准备好一天的干粮  
烈日灼心  
头上一顶薄薄的草帽  
是母亲蔽日的法宝  
好几次我都见母亲中暑  
被父亲用车拉着回来

一头扎进麦田  
母亲忘记了辛劳与疾苦  
吃在地里 暂歇在田野  
从月亮落下到月亮升起  
遍地一捆一捆麦垛  
宛如丰收的“卫士”  
见证着母亲的汗与血  
堆积如山的麦粒  
承载着母亲的爱  
穿过岁月 与四季相伴  
将我们从小人儿拉扯成顶天立地的汉子

深沉的秋  
在人们沉浸于收获 欢快的喜悦声里  
将自己隐藏成一个“绅士”  
日子一天比一天冷  
忙完农活 母亲又一次点灯熬油  
给我们准备起过冬衣服  
没有华丽的图案  
没有时髦的款式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  
能工巧手的母亲  
又一次, 在我们心里种下温暖的种子

冬雪伴着农家 袅袅炊烟  
覆盖了原野 覆盖了村庄  
覆盖了农家小院  
顽皮了一波的少年  
早已躲进温暖的被窝  
温暖气流激荡着冰冷  
包绕着母亲的背影在厨房一直忙着

小时候我总觉得  
母亲有永远干不完的活  
长大了我成了母亲  
才体会到  
那是一份无私的爱与责任  
作者系十堰人, 现在西安工作

前天下午, 我到医院探望岳母, 在楼道的过厅里, 不期然遇到了腊梅。她身穿白色工作服, 头戴卫生帽, 一副纯纯的白衣天使的形象。

我们说了一些话, 她问到我的孩子和家庭, 对我的工作也表示关心。她与苑君是结发夫妻, 我与苑君是要好的朋友和同事。当时我想, 她对我的友情, 与其说是对我自己, 倒不如说是对苑君。因为, 我和苑君过从甚密, 从我的身上, 她看到了苑君的影子, 引起她对苑君太多的回忆。

苑君参加工作时, 与我分配到一个单位, 同居一室。在我的印象里, 他人高马大, 面庞白净, 鼻梁上架一副眼镜, 人很乐观, 爱说爱笑, 有时默然独处, 显出很深沉的样子。

苑君爱好广泛, 知识面比我要宽, 写作、音乐、社会交往, 在他那个年龄段均属上乘。对写作, 我是一往情深, 但不如他的起点高, 一篇《铁路线上的断想》不仅思维敏捷, 想象丰富, 语言独特, 气势恢宏, 更多的体现了他的理想与抱负, 令我望尘莫及。当下, 我便对这篇文章表示由衷地赞赏。其实, 苑君对写作的爱好由来已久, 这篇文章是他从他的记录本上整理来的。

至于音乐, 更令我心醉神迷。

苑君似乎有音乐天赋。在我看来, 他的琵琶弹得很好, 歌也唱得好, 主要是唱流行歌曲。当时, 电视连续剧《新白蛇娘子传奇》热播, 其中的主题歌苑君三两日学会, 且唱得字正腔圆, 感情充沛, 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因为喜爱这首歌, 也因为苑君唱得好, 我便请他唱给我听。他呢, 咧嘴笑笑, 表示谦虚, 随即便清清喉咙, 煞有其事地唱起来: “雨心碎, 风流泪……”直唱得我柔情似水, 心旌摇曳。

有时, 让他唱, 他也故弄玄虚, 扭捏作态, 如是晚上, 我便不让他睡觉。这时, 他便表示出太

多的无奈, 伸出一根手指说: “只唱一首?”我答: “只唱一首。”他不放心似地再叮嘱一句: “说话算数?”“算数!”其实, 熟不讲理, 他也知道, 不唱三两遍是不能睡觉的。

苑君爱喝酒, 我也如此。有时苑君从外边回来, 手提半瓶酒, 略带醉意, 往桌上一放, 说: “给你, 解解馋吧。”我便从内心对苑君表示由衷感谢。心想, 知我者, 苑君也!

苑君与我共宿一室, 时间长了, 无话不谈。从他的谈话中, 我知道, 在与腊梅结婚之前, 他有过难以忘怀的初恋。说着, 还带着炫耀的姿态, 拿出照片给我看。照片上, 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子, 蹲在草地上, 笑得阳光灿烂。这张照片, 由我替他保存至今。

苑君说, 若不是女方家长不同意, 兴许他们结了婚。

后来, 苑君结婚了, 爱人不是蹲在草地上的女子, 是腊梅——一个不亚于前女友的青春靓丽的女子!

苑君对与腊梅的结合, 感到十分满足和欣慰。记得是在一个隆冬的季节, 一天, 苑君找到我, 说要带我到某友家中聚会。当时大雪纷飞, 北风呼啸, 大地一片洁白。路上, 行人寥落, 苑君的话使我想起他的罗曼史, 随口问道: “好好的, 你为啥不跟某村的女子结婚呢?”苑君嗔怪我: “我现在的媳妇也不错呀!”丝毫不看出恋旧的情结。

苑君生性活泼, 为人诚实, 多才多艺, 事业如日中天, 可惜英年早逝, 留给我几多忧伤, 几多怅惘, 几多长长的怀想!

苑君离去时, 有众多的亲朋好友送别。为苑君的离去, 我曾洒下了一掬伤心之泪。

苑君, 来世我们再做朋友, 共宿一室!  
作者系十堰人, 现在河北曲周工作

三姐的离去让我不敢直视波涛汹涌的汉江, 不敢以游客的心态欣赏汉江美景

## 汉江河畔的哀悼

■云舒

清明将至, 春寒料峭, 不知不觉间三姐走了快一年。三姐走得很突然, 突然的让我至今还有她在我们身边的错觉。一次不知怎么了, 我竟然拨打她的手机号码, 直到电话那端始终无人接听, 我才真切地感觉到三姐已经不在。

三姐的样貌, 在我们姐妹四人中最出挑的, 一头乌黑的秀发, 浓郁的眉毛下面挂着一双明亮的眸子, 笑起来像弯弯的月牙, 再加上两个浅浅的酒窝, 特别可爱娇俏。幼时我是三姐的小跟屁虫, 夏天跟着她和邻居家的孩子们, 一起去周边的小溪里玩水捉螃蟹; 冬天在学校操场上, 酣畅淋漓地打雪仗。有时玩得乐不思蜀了, 逃课迟到也是有的, 此时母亲总是不问青红皂白, 责备三姐没带好我。

三姐上小学四年级后, 经常在厨房里帮母亲打下手, 耳濡目染时间长了, 也能做一手好菜。一个周末, 父母不在家,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三姐怕我饿坏了, 打开冰箱, 拿出两个茄子, 系上围裙, 有模有样地开始切菜、炒菜。一会儿工夫, 一盘酸甜软糯的糖醋茄子就端上了饭桌, 我大口咽着饭菜, 觉得这顿饭的味道特别香, 就连最后的菜底子也被我一扫而光。

有天早上, 我赖床起晚了, 三姐拉着我一路小跑赶去学校。到了学校附近的小商店, 我非要缠着她买橡皮泥, 三姐劝道: “快迟到了, 等放学了再买吧。”任性的我不依不饶, 一直紧拽三姐的衣角不肯放手。一位学校老师经过, 上前问清事情原委, 批评了我几句, 这场闹剧才罢休。为此, 我记恨了三姐好一阵子, 怪她没给我

买橡皮泥, 害我在同学面前丢了脸。然而这记恨很快便被一盘糖醋茄子收买了。

到我高一时, 大姐刚参加工作, 二姐还在读大学, 三姐正处在高三的关键时期, 父亲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由于高考成绩不理想, 懂事的三姐不得不早早地进入社会找工作, 帮家里减轻负担。由于学历低, 三姐只能干导购、客服这些不稳定且没有前途的工作。心有不甘的她也曾奋力拼搏, 参加成人自考, 取得大专文凭。

步入婚姻生活的三姐, 甘之如饴地为小家默默付出。然而, 夫妻长期异地分居、婆媳相处矛盾、生育养育孩子这些生活中的琐碎小事, 一点点地磨灭了她眼里的光。2020年开始, 我们发现三姐情绪低落, 对很多事情提不起兴趣。起初我们以为她是因为工作太忙、为家庭操劳过度所致, 现在回想起来, 才知这是抑郁症的表现。

2021年4月初, 正在坐月子的我惊悉三姐在一个深夜独自出门, 一直联络不上。不知为何, 我们姐妹心中有了一丝不祥之感。后来在公共视频中, 终于找到她在那个深夜独自一人在汉江河畔徘徊许久, 跳入河中的绝望身影。

后来从三姐遗留的手机中, 发现她早已被抑郁症折磨得整夜失眠、度日如年。而粗心大意的我们却对抑郁症这个病一无所知, 还曾劝她不要太作、太任性。

三姐的离去让我不敢直视波涛汹涌的汉江, 不敢以游客的心态去欣赏汉江美景。伫立在汉江河畔, 心里充满了惋惜、不解还有悔恨。

作者地址: 茅箭区文昌路2号